

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2016

中国年度小小说

任晓燕 秦俑 赵建宇 选编

冯骥才《俗世奇人》题

刘心武《蹬布》

刘庆邦《市井小品》题

肖复兴《无花果》

邓洪卫《萧三郎》

何君华《白音胡硕的冬天》

谢大立《圣托里尼岛的风光》

安宁《云上之爱》

凌鼎年《天下第一匠》

赵明宇《红草》

蒋自亮《今年冬天不寒冷》

漓江出版社



2016中国年度小小说

任晓燕 秦俑 赵建宇 选编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6中国年度小小说 / 任晓燕, 秦俑, 赵建宇选编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07-7988-7

I. ①2… II. ①任… ②秦… ③赵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1859号

2016 ZHONGGUO NIANDU XIAOXIAOSHUO

2016中国年度小小说

选编者: 任晓燕 秦俑 赵建宇

责任编辑: 孙精精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10-85893190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[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: 065300]

开本: 710mm×960mm 1/16

印张: 20 字数: 330千字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316-8836866]

前言

在中国，小小说可谓“古已有之”，《世说新语》《唐元话本》《太平广记》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很多篇什，均可追溯到小小说的源头，但从文体规范上讲，它们仍属笔记、传奇、小品、随笔之列，尚未形成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小小说文体特征。小小说作为一种真正有尊严的、独立的文体存在，应该是当代文学史近三十年的事情。

20世纪80年代前后，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，经过倡导者、编者、作者的共同努力，经过广大读者的阅读认可，小小说从一种民间式的“夹缝文学”，由萌芽发轫到逐步成熟，不但跻身于小说“四大家族”，为新时期的文学读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，而且产生了数十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作家，出现了月发行量几十万份的核心刊物，影响了两代人的阅读时尚，催生了令社会各界关注的“小小说现象”。

漓江出版社的年选本系列图书连续出版已经二十年了，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发酵，它俨然已经成为国内最具权威与影响力的年度文学选本。小小说选本是后来加入这个家族的，也一口气做了十多年，一直由郑州的《小小说选刊》编辑部来负责编选。作为新的编选者，我们对这本图书的编选工作依然十分重视。因为，我们知道，在广大小小说作者与读者心目中，漓江版的小小说年选本有着无法替代的重量。

按照惯例，我们在编选本书时，主要以《小小说选刊》当年度选发过的作品为主，也兼及其他报刊部分优秀作品。一方面我们推行“好作品主义”，选稿坚持以作品质量为标准，尽量选择年度内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，以期通过一本图书，来为广大读者提供当年度最好的小小说读本；另一方面，也兼顾到国内不同类别的小小说报刊，不同区域不同年龄段的小小说作家，以及不同题材、不同风格、不同个性的作品。这其中，不乏像冯骥才、刘心武、刘庆邦、肖复兴、聂鑫森、孙春平、墨白、周洁茹等当代小说名家的新作品，他们偶尔为之的创作，为小小说与“长小说”的交流对话打通了一座桥梁；当然，更多的是像蔡楠、申平、邓洪卫、陈毓、刘国芳、刘建超、于德北、谢志强、张晓林、非鱼、安石榴、陈力娇等数十位在小小小说业界享有盛誉的作者，这一批“小小说专业户”创作时间多在十年二十年以上，足以代表当代小小说的主力阵容；而巩高峰、安宁、崔立、何君华、苏平、胡玲、王溱等一

大批 80 后、90 后的新秀作者也正在崛起，一茬又一茬的小小说作家不断涌现，为这种文体三十余年的长盛不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用小小说讲好中国故事”是《小小说选刊》自 2015 年以来重点打造的专题栏目，推出了一系列关注时代潮流、贴近现实生活，接地气、聚人气的好作品，以严肃的创作立场、创作态度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，拓展了小小说创作领域的新天地。在这本图书里，我们特别遴选了一大批具有“中国故事”质地的好作品，也期待得到广大作家、评论家与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编 者

2016 年 12 月

目录 contents

001 / 前 言		054 / 岛	于德北
001 / 俗世奇人二题	冯骥才	056 / 公 牛	陈 敏
004 / 蹬 布	刘心武	059 / 梅湖春色	夏一刀
006 / 回 灌	蔡 楠	061 / 戚小姐	潘 格
009 / 驴 友	聂鑫森	063 / 与马原论疯子	夏 阳
011 / 市井小品二题	刘庆邦	066 / 夷门民国书法人物二题	张晓林
016 / 城市上空的乌鸦	申 平	071 / 如 雾	游 睿
018 / 幸福账单	孙春平	073 / 你与谁聊天	白旭初
020 / 无花果	肖复兴	076 / 圣托里尼岛的风光	谢大立
021 / 萧三郎	邓洪卫	078 / 哭泣的村庄	非 鱼
024 / 绣球花	陈 毓	080 / 1978年的一只母鸡	陈振林
027 / 白音胡硕的冬天	何君华	082 / 老刘正忙	茨 园
028 / 蚂蛉蚂蛉飞	女 真	084 / 母与子	戴 希
030 / 爱情诗	刘国芳	086 / 动物凶猛	杜书福
033 / 坏良心的窖	陈力娇	088 / 小初吻	巩高峰
035 / 我的米顺	王文钢	090 / 暖 冬	符浩勇
037 / 老杠头哭树	郭震海	093 / 两句诗	程习武
040 / 喷呐王	宋志军	095 / 歪 嘴	刘建超
042 / 邻居二题	安石榴	097 / 母与女	胡金洲
045 / 迷人的眼睛	王 溱	099 / 墙上的风筝	黎 晗
047 / 镜 子	陈永林	101 / 坏 王	红 酒
050 / 再 见	周洁茹	104 / 洁 癖	胡 炎
052 / 剃头匠老梅	墨 白	106 / 一支铅笔的社会关系	秦德龙

108 / 龙虎斗	练建安	172 / 自行车	周 波
110 / 钱包受不了	沈祖连	174 / 谁最亲	范子平
112 / 大 嘴	李永生	175 / 要死就死在战场上	李伶俐
115 / 碧水镇	李 皓	177 / 小王和小杨	丁新生
118 / 鹊桥会	江 岸	179 / 吃 素	立 夏
121 / 临风牡丹	李立泰	181 / 手艺人	马宝山
123 / 送不出去的祝福	吕啸天	183 / 活灵狗	苏 平
125 / 盛大的节日	袁省梅	185 / 神 木	刘 洸
127 / 做木活儿的老严	刘立勤	188 / 镜面人	刘正权
129 / 照相师	王 往	190 / 王小奇送画	莫 美
132 / 红灯记	谢志强	193 / 白日梦	芦芙荭
134 / 红 灯	聂兰锋	195 / 学 步	万 芊
136 / 好运到来时	徐 东	197 / 尤 绕	化 云
138 / 讨分数的人	徐慧芬	199 / 夜 曲	田洪波
139 / 立 秋	于心亮	201 / 香 樟	彭素虹
142 / 奔跑的小河	谷 凡	203 / 一双离家出走的皮鞋	王培静
144 / 荷花背后的人	赵淑萍	205 / 水本无味	韦 名
146 / 腌笃鲜	安 谅	208 / 迷 路	韦如辉
148 / 小女人	崔 立	210 / 民工老黑	伍中正
150 / 云上之爱	安 宁	213 / 对 手	奚同发
153 / 约克小镇	远 山	215 / 翘 望	薛培政
155 / 黑 妞	侯德云	217 / 王小妮的夜晚	许 锋
157 / 老刘的福与祸	陈铁军	220 / 拥 有	相裕亭
159 / 刺客行	陈国凡	222 / 打 眼	杨海林
162 / 花骨朵儿	程宪涛	225 / 小小的一片云	艾 苓
164 / 天下第一匠	凌鼎年	228 / 把 柄	袁有江
166 / 酱鸭脖	高沧海	230 / 老树的命运	曾 平
168 / 夜明珠	贺敬涛	232 / 红 草	赵明宇
170 / 犯 病	侯发山	234 / 工分儿呀工分儿	赵 新

236 / 怕	周海亮	274 / 起个名字叫雀儿	宋以柱
238 / 奇怪	邓耀华	276 / 花染饭	歪竹
240 / 城市的灯光	赵春亮	278 / 理发	邵火焰
242 / 不是钱的事	海华	279 / 自贡鲜锅兔	王孝谦
244 / 轻飘飘的旧时光	胡玲	281 / 一双绣花布鞋	吴富明
246 / 今年冬天不寒冷	蒋育亮	284 / 药	岑燮钧
248 / 仙人指路	梁闲泉	286 / 发呆	徐均生
250 / 老人与白鹭	林俊豪	288 / 胡澄炒股	徐水法
252 / 小米的婚事	刘会然	290 / 暗恋	贺向花
254 / 天眼	梅寒	292 / 恶人	程文雨
256 / 匪事	蒙福森	294 / 瞅地猫	马河静
259 / 飞磨侠	墨中白	297 / 锁三	林庭光
262 / 老娘要来了	刘向阳	299 / 皮根快跑	傅昌尧
263 / 暖	庞滢	301 / 决战	李利君
265 / 杜兰的麦子	秋子红	304 / 借脸	曾颖
268 / 一板豆腐	曲文学	307 / 红山果	予人
270 / 听风看云喝茶	三石	308 / 念由心生	陈玉兰
272 / 吴三钱	马犇		

俗世奇人二题

冯骥才

甄一口

要说喝酒，谁也喝不过甄一口。

酒量，没边儿；各种酒杂着喝，没事儿；喝急酒，多急多猛多凶都不含糊。喝啤酒时仰着脑袋，把酒瓶倒立在嘴上，手不扶瓶子，口对口，不用去喝，一瓶酒一下倒进胃里，只过食管，绝不进气管，要呛早呛死了，还有谁能这么喝？他能一晚上喝两箱啤酒，二十四瓶，全这么下去。“甄一口”的大号就这么来的。

有人不服，说他是县长，喝酒不花自己的钱，敞开喝，想喝多少喝多少，这么喝狗也能练出来。可是，本事是练出来的，海量不醉是人家天生的。甄一口从来就没醉过。甄一口说：“我娘说过，我要真醉就醒不过来了。”

别人只当笑话，可是老娘的话绝不能当假。这话先撂在这儿。

有人问，几十瓶酒进身子里，都放哪儿了？这话问到关口了，也问到喝酒的门道上了。人喝酒，酒进身子，但不能只进不出；肚子有多大，能装二三十瓶酒？身子里的酒必得排出去，俗话叫出酒。能喝酒的人必能出酒，出酒的地方各不相同。有的尿，从下边排出来；有的倒，从上边吐出来；有的冒汗，从浑身汗毛眼儿蒸发出来。税务局一位局长上酒桌，必带一块毛巾擦汗，喝完酒，毛巾赛从酒缸里捞出来的。

甄一口都不是，他另有一绝——从脚上出来。

他不喝酒时，脚是旱脚；喝酒时，脚是汗脚。打脚上冒出来的可不是汗，是酒。上边的嘴进的酒多，下边的脚出的酒就多。每次赴宴，绝不穿丝袜和皮鞋，必穿线袜布鞋，皮鞋憋酒，布鞋吸酒。他的随从还要事先在他座位前落脚的地方，放一小块厚毛毯，好吸酒。酒终人散，他两只脚像从酒河里蹚过来的。回到家第一件事是热水泡脚，把脚上的残酒泡去，要不就成醉鸡醉鸭了。因此，甄一口两只脚从不生脚气，光滑白嫩，好似一双妇人足。

某日，甄一口去上司那里开会，会后正要返回，被一位上司留下吃饭谈事，

这上司是他的现管，他升迁的梯子在别人手里，不能谢绝，只好说好。随从却对他说：“县长您今天喝酒可得悠点儿，您没穿布鞋，小毯子也没带着。”甄一口说：“我有根。”可是上了饭桌上了酒，就另一码事了。开头，甄一口压着量，推推挡挡；可是这位上司馋酒，就不好硬推硬挡。偏偏上司七八盅下去就上头，上兴，来劲；再七八盅下去，就较上劲了，冲他叫着：“都说你大名甄一口，喝啤酒时嘴和瓶子口对口，眼见为实，今儿我得亲眼看看，不然就是瞧不起我。”

甄一口被将住了，不能不喝也不敢不喝，一箱啤酒就搬上来，开箱开盖；两人说好，甄一口啤酒一瓶上司白酒一盅。上司的酒多半趁乱倒掉，甄一口却货真价实。他把一瓶啤酒举上头顶，脑袋朝后一仰，就势手腕一翻，瓶口立在嘴上，嘴巴没动，脖子笔直，顷刻满满一瓶酒灌进肚里，再一翻腕，空酒瓶放在桌上。这种喝法，天下无二。

上司看得高兴，大呼“人才难得”，随手又抄起一瓶啤酒“哐”地放在甄一口面前，喝道：“再来！”既是赞许又是命令，更想大开眼界。

就这样一瓶一瓶干下去了。不一会儿，甄一口就觉脚热，发烫，两只脚呱呱呱唧不舒服。心想不好，自己的脚出酒了，皮鞋不透水，怎么办？没等他想明白，脑袋已经想不了事了。

事后甄一口的随从说，他给县长脱下皮鞋时，每只鞋窝儿里足有一瓶酒。

甄一口到头来，还真的应上他娘那句话了：要是真醉就再醒不过来了。

可是，他娘是怎么知道的？

陈四送礼

人世间最吃得开的有四大样：钱、权、爹、长相。有钱通神，有权比神还顶用，有好爹就是有靠山，长相俊就招人爱。可是单这些还不行。有钱有权还得会使，有爹有长相还得会用，这里边有一件要紧的东西不能缺——好法儿。

比方送礼，给官送礼。虽说官不打送礼的，可你能端着一盘子金元宝打人家大门进去吗？送礼得有送礼的法儿。天津卫最会给官送礼的，是陈四，他打官场得到的恩惠也最多。书没读过几本，年纪轻轻已经当上邮政局的副局长。人说他每一步路都是拿礼铺出来的。陈四却说，官场从来路不平，有礼如履平地，没礼寸步难行。

陈四送礼的诀窍，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。礼要在暗处，送却要送在“明处”，这个“明处”学问可大着呢，它得叫受礼的人心知肚明，外人在场也看不出来。这礼怎么送法？

一日，陈四有一位做珠宝买卖的朋友戈老板，要在法租界的平安饭店宴请贾省长。陈四没见过贾省长，打早就想给省长送点儿礼拉拉关系，这是机会，便磨着戈老板带他去，把自己引荐给省长。

戈老板说：“你可别当着我面送大礼，人家省长是有身份的人，不会当众收礼的。你要是叫我没面子，就把我的事也坏了。”

陈四笑道：“你当我是雏儿？真送礼，连你也绝看不出来。”

吃饭那天，戈老板把陈四引荐给省长，人家省长和他一个小副局长差着十级八级，拿他只当见到的一只小狗。商场里谁有钱谁说话，官场里谁官大谁说话，根本轮不到陈四开口。陈四耐着性子等了好长时候才等出个空当，忽指着墙上一幅花鸟画说：“这画可不受看。”陈四早听说贾省长爱画，收藏的名人字画能装满一屋子。他想拿画勾起贾省长的兴致。

这一招果然生效。贾省长问：“怎么，你也懂画？”

陈四摇摇手中的筷子：“我不行，也不喜好，家父迷字画，老人家今年去世了，留下了一大堆字画，当初有钱置房子置地多好，结果一辈子把钱全扔在字画里了。如今这一大堆东西，不当吃不当穿，我看全是破烂，正忙着处理呢。”

贾省长一听，眉毛一扬，明显来了兴致，问道：“都是谁的画？”

陈四露出一副傻相，说：“我哪儿懂，人说名人就名人呗。省长懂画？”贾省长迟疑一下说：“一知半解，喜欢看就是了。你知道你家那些画都是哪些人画的吗？”陈四说：“好像一个叫吗‘石’的，画上边还有几行字儿。”

贾省长马上说：“齐白石？”

陈四说：“这齐白石我知道，不是那个画螃蟹大虾的嘛，没吗好，也不能吃。我家有几卷，全叫我送人了。这个不是齐白石，只是名字也有个‘石’字，吗吗石，想不起来了，画得黑乎乎，看都看不清楚，瞎抹呗。等收破烂的来了，给他！”

贾省长稍一寻思，眼一亮：“傅抱石？”

陈四琢磨琢磨，忽叫道：“对，对！抱石，抱石，我还说画画这人名字真怪，抱着石头干吗？这人有名吗？”

贾省长想一想，说：“还算有点儿名，画也可以。”

陈四接过话说：“黑乎乎一片还算可以？我反正不懂，省长想看，哪天我拿给您。今儿要不说起它来，说不定明天就卖破烂了。”他那神气像给丑闺女找到婆家，巴不得一下推给人家。

于是大家一笑，接着吃饭，省长也就和陈四有说有笑了。

戈老板虽然在座，没太听明白这里边的故事。他是个肚子没几滴墨水的人，回去找人一打听，才知道傅抱石非同小可，刚在南京办过大画展，惊动全城。细细寻思，这才明白陈四送礼的法儿之妙之高之绝。又过半年，戈老板听说陈四升了官，当上了局长，不禁说：“陈四送礼——你知我知，神鬼不知。这个人还能当上更大的官。”

蹬布

刘心武

那天放学进家，响莲先是高兴，后是惊讶。高兴的是爸爸难得在家，惊讶的是爸爸脖子上吊着绷带托着左胳膊。

响莲的爸爸是开长途大货车的。她去摸爸爸受伤的胳膊，爸爸只是说：“对方负全责。”妈妈那天特意炖了猪蹄，晚饭吃得很香。

因为爸爸意外工伤，响莲那天没有挨着枕头就入睡。她听见爸爸妈妈在低声商量事儿。妈妈说：“陈老板催几次了，欠人家两个月车钱了。这下更艰难了。”爸爸说：“再艰难，也得保证响莲。”

在这个城乡接合部的居民区里，尽管家长们的经济状况相差很多，但对孩子们，供应几乎是相同的。响莲上的也是城里一所挺有名的学校。那天老师宣布，今后有的作业要在电脑上完成，问：“谁家有电脑？”全班同学齐刷刷举起了手。响莲举手的时候，庆幸自己并不落后，妈妈在加油站小超市打工，用攒了三四个月的工钱，给她置备下一台电脑，安装了宽带，预交了费用。妈妈说：“加油站老板娘早给她闺女置下电脑了，那闺女比响莲小一岁，才上四年级。”妈妈问响莲：“老板娘说的‘未雨绸缪’，什么意思？”响莲说老师还没教。妈妈就说，家长们都知道，

一上五年级，有的功课就得在电脑上完成，学会了从电脑上搜索，“未雨绸缪”就是不等老师教，一搜就懂。他们家住的地方，离响莲上的那学校挺远，若坐公交车去，车站离家还有一里多路，要坐六站才能到，家长们几乎没有让孩子乘公交车去的。若自己家没有车，就跟别的家拼车，不让孩子受苦倒在其次，关键是要保证安全。响莲就跟另外四个孩子，同乘一辆小轿车来回。车主是个搞装修的包工头，也住在那片，他为了多挣点儿钱，就揽了接送孩子的活计。四个男孩坐后座，响莲坐副驾驶座，后头四个男孩每月400元，响莲是450元。妈妈跟车主陈老板还过价，说后头安全副驾驶座危险，为什么反倒贵？陈老板就说我会敦促响莲系好安全带，我这车算中档的，车况一直好，我开车赢了个谨慎驾驶的美名，你闺女坐前头宽敞不是？响莲乘小轿车上下学，穿的用的跟那些富人家的孩子，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。

但是，两个月前，妈妈被那小超市辞退了。爸爸晚上回到家，妈妈总唠叨，说那小超市老板娘不地道。爸爸淡淡地劝：“如今到她那地方加油的车少了，她也有难处。你就再找份别的工吧。”妈妈找来找去，不是没空位，就是时间不合适，这就更觉得失去的那份工可惜，每天下午4点30分下班，回家正好接响莲，而且，还可以平价甚至大折扣从那超市买回袋装奶方便面什么的。本来妈妈那份工资除了日常费用，还可应付响莲每月的拼车费午餐费，现在可就困难了。爸爸再出事故，虽说是对方负全责，医药费不愁，但只剩基本工资，困难就变成艰难了。

第二天响莲起床后，不见爸爸，以为是去医院换药去了，就一边吃早点一边跟妈妈说：“今天我不搭小车了，我去坐公交。”妈妈大声回应：“你老老实实坐上去，系好安全带！安全第一，懂吗？”她懂，不仅仅因为安全，爸爸妈妈是要她保持一种和别的同学平齐的状态。陈老板的车在她家门外按喇叭，妈妈和她一起出去，妈妈对陈老板说：“响莲她爸一早就蹬布去了，人家同意先预支他1500块，明天我就连这个月总共1350块给你。”陈老板说：“其实再欠着我也不能舍下响莲，你也知道，眼下我的活儿也少了，跟你开口，我也挺不好意思的。”

车子往城里开，马路边有排专卖建材的商店，有家店最近专营再生布。再生布就是用回收的废旧衣服等纺织品，捣烂了再热压成型。那家店从厂里进大批的货，一卷一卷的，宽度从2米到8米，长度从10米到20米，那些搞大棚养殖的，棚顶上要苫这种东西，他们的大棚往往长达100米，那就需要把成卷的再生布先

在地面上铺展开，再根据买家的需要，将其用手提缝纫机缝合成指定的长度，缝完了，再整体卷起，装车运走。在操作过程中，有个环节，就是蹬布。那家商店为了节约成本，缝合再生布那道工序，都是老板和他儿子自己操作，很辛苦的，需要弯腰，那手提缝纫机很重，宽度8米的布缝合下来，累得大喘气。但是他们也还得雇人帮忙，就是为他们蹬布。缝合前，每卷布要搁到地上，用脚蹬展开，那还不算太难，缝合后，如果是8米宽的缝成了100米长，再用脚将其蹬卷起来，那就不仅需要旺健的脚力，更需要平衡的技巧，当然装车卸车的时候可以启用叉车，但是，唯独蹬布这个环节，目前还需完全的人工。这个活儿很累人，但是又不可能给高工钱，因此都是些最没有办法的人，才一早来干临时工，四个小时，管一顿粗茶淡饭，给50元。

响莲从车窗老远就望见了爸爸的背影。爸爸虽然一只胳膊伤了，两腿却仍雄健有力，只见他两腿轮流蹬布，那布卷越蹬越厚，爸爸再蹬，就有点儿跳动的意味了……车开过去，蹬布的爸爸从后视镜里消失了。

响莲微微咬着嘴唇，心里发誓，一定要报答父母。那天晚上，她从网络上查到了“未雨绸缪”的解释，她心中浮现出来许多的方案。

回 灌

蔡 楠

春上，村主任陪着乡长来到陈九炳的苇田里。那时候，陈九炳正猫腰撅腚给半腿高的苇子锄杂草、去杂苇。绿油油的芦苇在春风中抖擞着，歌唱着。几只呱呱鸟扯着嗓子叫着，在陈九炳的脚下跳来跳去。

村主任说，九炳，乡长来看你了。

陈九炳直起腰来，用手背抹抹汗，哎呀，乡长啊，你咋还亲自来了呢？

一只呱呱鸟蹦到了乡长的脚面上，乡长呵呵一笑，老陈，都说你是难剃的头，我不来，这头剃不了啊！

陈九炳把锄头往地上一戳，乡长说哪里话？俺小老百姓头发长了，随便拿个

刀子刮吧刮吧就成了。

乡长轰走了蹦到脚面上的呱呱鸟，老陈啊，这里要建一个白洋淀休闲旅游综合体，这三千亩苇田荷塘都要挖掉，水抽干了，建酒店、禅院、会所，还有高尔夫球场。到时候，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旅游休闲，给国家能创几个亿的税收呢！

知道！村主任都跟俺说好几遍了，陈九炳说，可俺这五亩半苇田碍着啥事了？这屁股大的地方还能建高尔夫球场？

村主任扳倒了戳着的锄头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，你这屁股大的地儿是不能建高尔夫球场，可它正在球场中心，你说碍不碍事？

陈九炳把扳倒的锄头又戳了起来，俺自己的地碍谁什么事了？爷爷种苇编席打箔，爹爹种苇储粮打囤，苇田是他们的命呢！再后来就到了俺，俺也有大项目，俺闺女在北京和外贸签了合同，收咱这苇子，做芦苇画出口呢！

乡长扑哧一声笑，就你这点儿芦苇，出口？外国人不稀罕！

俺这点儿苇子是少，可俺要收购了这三千亩的苇子就不少了吧？陈九炳说着，领着乡长和村主任蹚过几片茂密的芦苇，向苇田边上走。扑棱棱，“嘎嘎叽，嘎嘎叽——”，几只鸪丁被蹚了起来。

村主任一伸手，没逮住，我说九炳，你小子这苇田里还有鸪丁？

甭说鸪丁，就是白鹭黄鹤都来过呢！陈九炳说，鸟是苇子的魂儿，鸟不来了，苇子没魂了，不就蔫死了吗？

村主任拉着陈九炳蹲下，左手掏出一支烟递过去，右手掏出一沓纸递过去，喏，你说人家会卖给你苇子？你看看，他们早把苇田卖给开发商了，钱都揣兜里了！就你傻吧，傻得连个呱呱鸟都不如！

陈九炳一张一张翻着合同，翻一张，骂一句难听话。

村主任说，你也签了吧，一亩地五万多，五亩半地快三十万了，你卖苇子哪里去卖这么多钱？

乡长也凑了过来，刚开发商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你是最后一家，如果你今天签了，给你追加几万，让你再去新马泰旅游一圈！

那俺要是不签呢？陈九炳把烟扔在了地上。

你儿子在乡里做公务员，还开了家小饭店，公务员违规经商，饭店又没交税，市里正想查他呢！你签了，就什么事都没了！村主任把一张空白合同递过来。

陈九炳愣了半天，哆嗦着在合同上歪歪扭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出国旅游一周后，陈九炳回到白洋淀。他没回家，一下船就直奔了苇田。

他没有看见那歌唱的芦苇，也没有看见跟着他跳来跳去的呱呱鸟，更没有看见那一不留神就从腋下飞过的鸽子，他看见的是十几台挖掘机正牛魔王一样哐哐地吼叫着。在陈九炳的眼里，那不是挖掘机，那是外星人派来的怪物。那怪物，先是慢慢伸长脖子，惊悚地伸到天空中去，接着慢慢地探下身来，尖利的爪子探到葱郁的芦苇丛中，猛地一拱，苇叶苇根就被拔了起来。然后伸向远处，哗地一松，苇叶苇根连同泥土被甩到了五米开外的堤埝上。堤埝长得望不到头，原来一望无际的水域，已经沧海变桑田了……

陈九炳就觉得自己的心被拔了起来，拔到了半空……

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陈九炳找到村主任，让村主任陪着他找到乡长。他把一个鼓鼓的塑料袋扔在乡长的办公桌上，大声嚷着，乡长，这苇田俺不卖了，俺儿子的事也不管了，你们爱咋地咋地吧！

说完，一扭头走了。

人们好久没有见到过陈九炳。过了些时日，挖掘机走了。又过了些时日，挖掘机又来了。它们扒开了高高的堤埝，抹平了凸起的苇田和荷塘，外面急切的淀水铆足了劲儿，重又回灌了进来。哗啦哗啦的气势过了三天，大淀又恢复如初，波平如镜了。

但淀区的人们却没见陈九炳回来。

秋天，乡长来村里布置建设美丽乡村事宜，来村主任家喝酒。喝到酣处，乡长激动起来，你猜这淀水回灌的事谁弄成的，陈九炳！这老小子，真有些胆魄，他先是跑到市里反映，市里没表态；又到省里，还没个结果。你说他去了哪里？他让女儿领着直接去了环保部，这么大的项目，既没环评，又没洪评，项目就叫停了。停得好啊！要不我们脑瓜一热，就都被开发商忽悠啦——

是啊，停得好！祖宗留下来的这汪儿水经不起这么折腾呢！村主任端杯凑过去，碰了一下乡长的杯。

九炳呢？怎还不见影？乡长问。

他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吓得躲到旱地亲戚家去了！

快，快给他打电话，乡长挥舞着胳膊嚷起来，你就说，他苇田里的呱呱鸟和鸽子又飞回来了……

驴友

聂鑫森

在云山村，年近五十的牛忠和马丰，被人称之为驴友。

在网络新语汇中，驴友是指带着行囊徒步旅行的人，牛忠和马丰并不属此类。他们是牵着驴，让游客坐着看乡村风景的人，日出而出，日落而归。

家中的几亩地，有妻儿侍弄，无须他们劳神费力，他们想的是怎么赚回现钱。

两年前，乡村旅游突然热了起来，青石镇成立了旅行社，其中有一个项目叫“骑驴看风景”，镇里号召几个村子的村民报名参加。驴由镇上统一到河南购买，钱得由报名者自掏，驴主也就是牵驴载客的人。谁雇驴游玩，每小时费用为一百元，驴主可得六十元。云山村只有牛忠和马丰舍得出几千元去购驴，他们也看准了这是个来钱的好营生，业务由旅行社接洽，一天少说也能跑四五趟，比干农活儿轻松多了。

村里人说：“这下好了，牛、马、驴可以天天结伴而行了！”

山里人家住得都很分散，牛忠和马丰两家隔着一片小山林。按规定，他们必须在上午八点赶到青石镇报到。他们往往是天刚亮就要出门，到一个大路口集合，再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镇里。

牛忠个子矮壮，脸皮粗黑；他的驴毛色黑而亮，当然是公的，叫小黑。马丰稍觉单瘦，脸窄长但白净，不像个长年干农活儿的；他的驴也是公的，毛色青灰，在驴背、四肢中部有暗色条纹，好看，叫小灰。他们自配的鞍子，都是棕色软皮的，坐起来舒服；驴的脑门上扎着一朵红绸团花，很喜庆。

出门时，不是小灰长鸣、小黑应和，就是小黑高叫、小灰回答，此起彼伏，心心相印。

这个办法是马丰想出来的，相约出门时，与牛忠同时用鞭子抽几下驴，不叫，再抽，直到它们大喊大叫。听到驴鸣，他们便去大路口会合。

听多了，他们对各自驴的叫声，熟悉和亲切起来。小黑的性子沉缓一些：“昂——昂——昂——”有停顿有拖音。小灰的叫声既阳刚又急躁：“昂、昂、昂、昂！昂、昂昂、昂！”